

Borders, Marginality, and the Contemporary: Yang Zhichao's Art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Giorgio Strafella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Palacký University Olomouc
Daria Berg Chinese Culture & Society, SHSS, University of St.Gallen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Structural and Investment Funds
Operational Programm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Palacký University
Olomouc



Sinofon



University of St.Gallen

Yang Zhichao 杨志超, Contemporary Artist



The Lanzhou Art Corps

兰州艺术军团

“Funeral / Burial” (1993) / 《葬》行为，1992
年12月12日-+1993年1月17日，兰州





Migration



Yang Zhichao in Lanzhou (Zhongshan Bridge)

“Inside the Fourth Ring” (1999)

《四环以内》行为，1999
年7月26日至30日，北京



“A beggar is a person who is marginalised, who lives at the margins of society ... Without adopting this method [*of becoming migrant-beggars ourselves*] there would always be a glass barrier between us and the beggar. We wouldn’t really experience their condition and would remain but spectators, observers. That doesn’t work.”

Yang Zhichao,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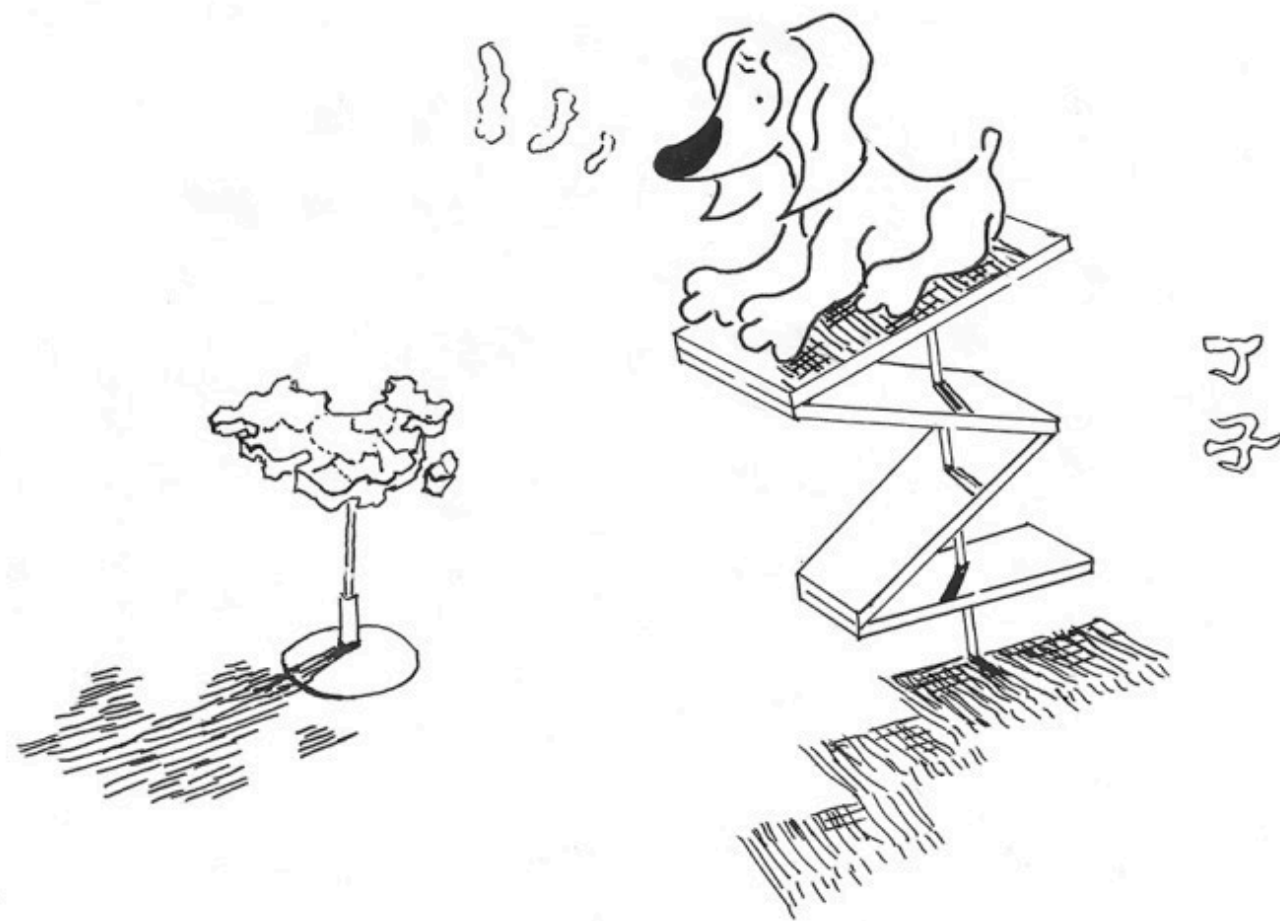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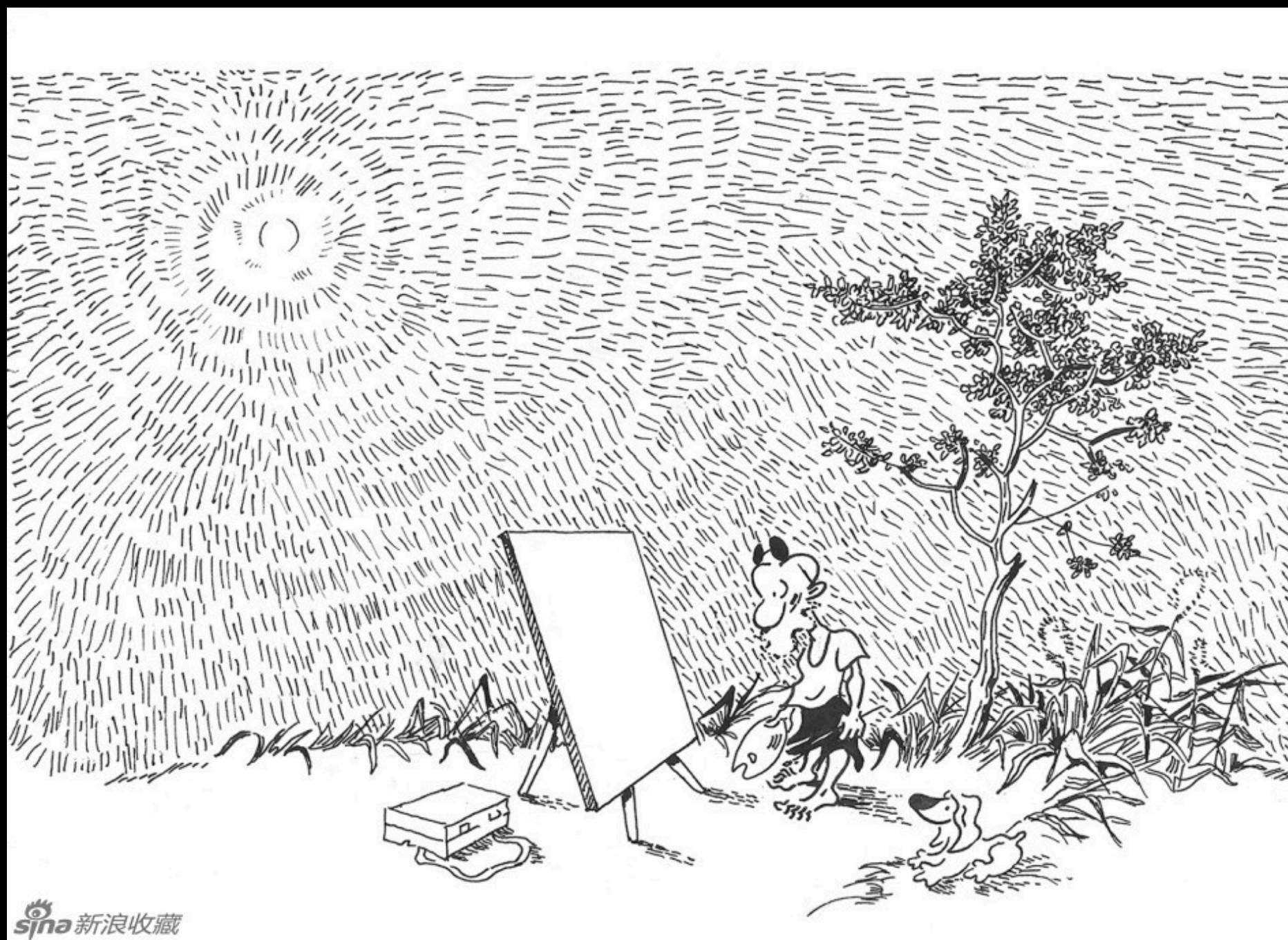


孔子, 丁子北漂记

*The Tale of Kongbu and Dingzi Floating in
Beijing, 2002-2007 (256 drawin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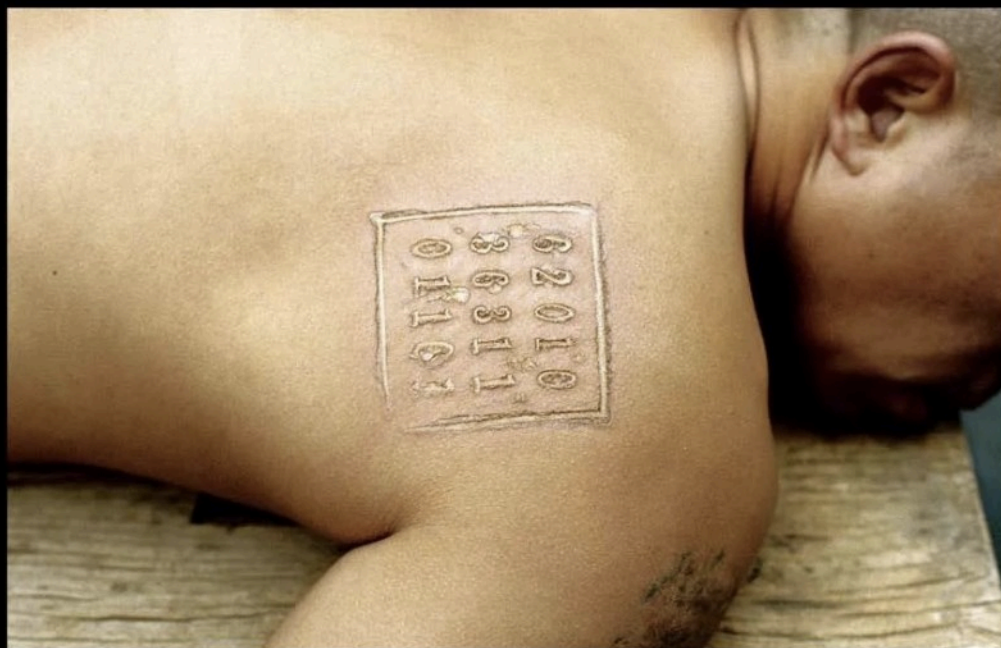






The comics are drawn on a 100-metre-long silk fabric roll using black ink mixed with Lidocaine





“Iron”, 2000

《烙》行为，2000年10月9日，
北京草场地艺术区



“Suntanning”, 2000

**《晒》行为，2000年7月10日，
北京草场地艺术区**

**“Jiayu Pass”, 1999-2000,
Jiayuguan**

**《嘉峪关》行为，1999年12月30
日-2000年1月30日，嘉峪关，**



Exh
cc

10

(2000, 1. 218 - 2000, 1. 259)

[illegible]



病房外的院子



自拍像。病房内

院墙达，这就是剥夺意志的结果。他们在长年累月的封闭环境中，已无法适应
宽阔和光明，甚至惧怕自由和人群，这不能不说是文明的遗憾。病房里的病人
除了对穿白大褂的大夫不表示陌生外，任何一个新面孔都会引起怀疑并盯着你
观察，以预防有可能出现的危险，谨慎地活是他们的人生准则。

2000/1/2

- 6,45 起床，洗脸、刷牙。病人王其（化名）边洗边吐舌头，大笑。
7,35 吃药，氯丙咪嗪2片、安定1片。
7,48 早饭，稀饭1碗、萝卜咸菜1块、馒头1个。
8,05 病人坐在饭厅等待清点人数。
11,15 吃药，氯丙咪嗪2片、安定1片。
11,35 午饭，馒头1个，土豆烧牛肉半碗。菜上面一层黑糊糊的油，我
只吃了土豆和萝卜，没吃肉就倒了。什么样的饭也没人抱怨。
14,50 发烟，护士发，我领到“都宝”烟4根，香蕉1个。
17,35 晚饭，馒头1个。
20,35 交接班点名。
20,40 回去休息。
21,00 熄灯睡觉。

天还没亮，远处有一弯明月，在东南方还有一颗极亮的星。吃完药1小时，
开始产生反应，眼前发虚，眼眶深凹，前面的物体不确实，头晕，所有的都很
轻、很浮、很飘，倒有一种缥缈的舒适感，我由此明白为何精神药物长时间服
用可以产生依赖了。病人的眼眶深凹就是长期服药的结果，我不知连续服用下
去会有什么结果，愿上帝保佑我。今天中午原本不想记，吃药导致头虚虚的，
昏昏的只想睡觉，可我每天的记录时间只有这一会儿，其余时间病人总有活动
的，也只有坚持了。

今早，我问一个重病区的老人，名叫韦明远（化名），今年55岁，自1990
年这里办精神科就在此住院。我问：“你想出去吗？”

“想，可出不去。”

“你想家吗？”

“不想。”

“为啥？”

“我的父母死了。”

“没儿女来看你吗？”

“没有，我二十几岁就得了这病，没结婚。”

“想不想结婚？”

“不想。”

“为啥？”

Thank you

giorgio.strafella@upol.cz